

# 新的伊斯蘭跨國 共同體與政治歐洲

● 霍斯羅哈瓦爾 (Farhad Khosrokhavar)

最近因丹麥一張報紙刊登關於伊斯蘭先知的漫畫所引發的攻擊和焚燒丹麥、挪威甚至奧地利使館的事件，凸現了兩種交叉的問題：一是歐洲在中東地區的政策的一致性，另外就是一個新的尤其是全球化的媒體所推動的伊斯蘭跨國共同體 (umma) 的身份認同的形成。

歐洲在政治上能達致共同立場的領域不多。在歐洲只存有一種反戰的公共輿論，就像伊拉克戰事發生時所顯現的那樣，所有人包括英國人在內都譴責訴諸武力。可是現在歐洲在其對外政策的一個方面——對中東的關係上，有了一個統一的立場。美國在伊拉克陷入困境，導致美國人認識到自身能力的局限，於是由歐洲接手承擔了一些事務，就像在伊朗、敘利亞、黎巴嫩，以及歐洲軍隊替換了部分美軍的阿富汗，或者更簡單說，在這場因褻瀆伊斯蘭先知的漫畫所引發的攻擊大使館事件後的整個中東地區所表現的那樣。是伊朗核危機事件使得一個統一的歐洲政治立場開始成形，並由此在中東事務上或者說至少在有關中東的某些具體事務上，歐洲在持有一個統一的政治立場上取得相當的進展。

這個現象與另外一個讓人有些擔心的整合現象同時出現：那就是一個想像的伊斯蘭跨國共同體的整合，這是在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至少不是以這種形式。從今往後，以一種團結統一的方式，每當伊斯蘭受到西方人的「玷污」，至少在種種喧鬧的抗議中，這個共同體都可能有所表現。現代通信技術使得這個跨國共同體在面對西方的「挑釁」時，能同一時間作出反應，而這在以往由於缺乏信息並且缺少戲劇化的刺激事件的積累是無法做到的。火燒大使館的畫面，誘發其他不願在譴責褻瀆神聖行為的行動中落後的國家採取行動。

伊朗的例子就帶有這類特徵。就對於此次事件的反應來說，伊朗相對落後其他國家，信奉伊斯蘭教的伊朗卻不能對此無動於衷，以免被其他持強硬伊斯蘭教義立場的國家視為懦弱無力。由於電視畫面的傳播，那些經常被忽略、有時生活在深重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困頓中惶恐不安的都市大眾的亢奮情緒，被鼓動和刺激起來，並在採取激烈行為上競相攀比。此外，國家和地方當局的操控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就像在敘利亞、伊朗或是黎巴嫩所發生的那樣，抗議在相當大

最近因伊斯蘭先知漫畫所引發的攻擊和焚燒丹麥等國使館的事件，凸現了兩種交叉的問題：一是歐洲在中東地區的政策的一致性，另外就是一個新的尤其是全球化的媒體所推動的伊斯蘭跨國共同體 (umma) 的身份認同的形成。伊斯蘭跨國共同體的整合，在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今後每當伊斯蘭受到西方人的「玷污」，這個共同體都可能有所表現。

新的伊斯蘭跨國共同體借助於全球化媒體刺激而產生自我存在的意識，它有一種深刻的受屈辱感，覺得受到西方世界的挑釁和鄙視。緊張不僅存在於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也存在於新的伊斯蘭共同體內部那些希望與西方展開一種具有「矛盾」的對話和那些要與其進行戰鬥的人之間。

程度上不能稱之為自發的。某些情況下，像在埃及和阿富汗那樣，一些抗議示威是為反對被視為服務於西方的現政權才發動起來，因而具有了反對本國現行體制的政治意含。也就是說，這些抗議都具有先前就存在的政治—宗教基礎。新的伊斯蘭跨國共同體借助於全球化媒體刺激而產生自我存在的意識，它有一種深刻的受屈辱感，覺得受到西方世界的挑釁和鄙視。在這個西方世界中，某種程度由於美國政府的撤出，歐洲扮演了愈來愈重要的角色。穆斯林那種受到迫害的感覺當然被那些民粹主義和伊斯蘭主義者所利用，但這也確確實實是中東人們最普遍的感受。也許唯一例外的是伊朗，在那裏，絕大部分人對原教旨主義感到厭倦。但即使是在該國，也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人準備與蔑視伊斯蘭的西方戰鬥。

從魯西迪 (Salman Rushdie) 事件開始，包括美軍在阿富汗褻瀆《古蘭經》、荷蘭導演提奧·凡高 (Theo van Gogh) 被殺到阿布格萊布 (Abu Ghraib) 監獄虐囚醜聞，以及其他一些或多或少屬於區域性的讓人氣惱的事件，構成一條很長的事件鏈，褻瀆先知的漫畫事件在這條事件鏈上又添加了一樁。這些事件中，有些隨着當時的具體情形轉化成影響遍及全球的事件，另外一些則由於在將它們轉化成有影響的國際性標誌尤其是圖像上遇到困難，而只停留在某些國家或是地區的層面。不管如何，一個新的伊斯蘭跨國界共同體的意識正在世界上形成，這不僅在伊斯蘭國家，在西方新近形成的穆斯林少數族裔中也是如此，對後者來說，依靠新的通信技術，伊斯蘭已成為一種潛隱的跨國界的身份認同原則。這些新的通信技術使得轟動性的連鎖反應成為可能：各種圖像相互啟發激蕩，增加了其在各種愈來愈

激烈的團體不斷擴增的反應中的影響效果，被那些民粹主義的政客或是反體制的精英所利用，來面對一個被視為傲慢和邪惡的西方，獲得一種身份認定。這個新的伊斯蘭跨國共同體內部充滿緊張：一種是持強硬的立場和觀點，就像我們在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在某些西方國家內部看到的那樣；但也有一種比較溫和的立場和觀點，在幾乎所有發生暴力抗議漫畫事件的那些國家，都有這樣的人們，他們對於以如此的方式醜化先知和以暴力方式攻擊外國使館同樣感到憤怒。緊張不僅存在於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也存在於新的伊斯蘭共同體內部那些希望與西方展開一種具有「矛盾」的對話和那些要與其進行戰鬥的人之間。

現在看來，歐洲似乎處於當下衝突的中心，這不僅僅是因為丹麥(過去魯西迪事件時是英國)是現在被瞄準的靶子，也是因為伊拉克的問題和創傷，美國正在部分地退出，留給歐洲去處理與這個正在形成的新的伊斯蘭跨國共同體的關係。在這個共同體形成過程中，電子技術所扮演的角色，不下於那些被「西方的傲慢」所深深傷害的新產生的人群。展望未來，鑑於穆斯林社會的普遍危機、對伊斯蘭的了解不足，以及西方對穆斯林社會的支配，將會有許多與這個新生的伊斯蘭跨國共同體的對抗發生。

張倫 譯

霍斯羅哈瓦爾 (Farhad Khosrokhavar)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指導教授。原籍伊朗，早年留學法國。伊朗革命後，於80年代中再到法國，獲哲學博士、社會學博士、國家博士學位。著有多種關於當代伊斯蘭問題的著作。